

古罗马初级教育体罚现象论析

● 姬庆红

体罚与教育自古以来就形影相随。尤其在古代阶级社会,人们往往把两者模糊笼统地混为一体。民族性格暴烈而又尚武、视权力意志为主臬的国家更是如此,古罗马就是典型的一例。西方学界在研究古罗马教育时,体罚是一个无法避开的重要问题。我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虽有所涉猎,但是往往流于简单的介绍,迄今尚未见到专题研究。本文试图对古罗马初级教育中体罚的普遍性、产生的原因和当时有识之士的态度等进行考察,加深对古罗马初级教育的全面认识,从历史的角度来反思我们当代教育中屡禁不止的体罚现象。

一

西方教育中的体罚现象由来已久。“整个古代,从苏格拉底到奥古斯丁甚至更远,整个地中海地区从埃及到波尔多,从迦太基到安条克,体罚是学校生活中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特征了。”^①从词源学上说,希伯来文中的“缪萨尔”一词有“教育”和“鞭打”的双层含义。古罗马征服希腊后,几乎全盘地移植了希腊式的教育,因此希腊教育中的惩罚也相应地被古罗马人所承袭,并且更甚。拉丁文“学”的字根指“学科”,该词兼有知识、知识体系及权力、纪律、军纪等意思。由此可见,古罗马人并没有把教育与惩罚(当时几乎等同于体罚)两者的关系进行科学分析,而是将两者模糊对待并等同起来。

许多研究表明,对学童进行体罚是古罗马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拉丁语中,“学习”的意思就是“伸出你的手去挨打”。“主罚教师怒气冲冲,被罚儿童呼天喊地”,就是古罗马学校生活的真实写照。^②“没有受过严厉鞭笞的人就没有接受过教育”是古罗马人的共识。^③普劳图斯更是生动地描写了古罗马教育中的体罚:“……如果随后你回到家,你身穿小外套,脸向老师,坐在凳上;你读书给他听,若读错一个音,他便把你的脊背打得五色斑斓,有如小儿的围嘴。”^④手举皮鞭、面相凶恶的教师成为公众心目中的典型形象,为世人熟知。文学巨匠贺拉斯的老师俄尔毕利乌斯就被其称为“鞭挞者”。马契尔甚至说“教过贺拉斯的教师俄尔毕利乌斯和卑鄙的游乐教师的不停顿地吼叫与棒打,搅乱了战神马尔休的宁静。”^⑤多密提乌斯·马尔苏斯甚至称他“对任何人都挥舞皮鞭和大棒。”^⑥最终,他的名字竟成了西方语言中“惩罚”的代名词。

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古罗马人在体罚用具方面是

比较考究的,一般要求坚硬且有韧性、粗细均匀。研究表明,古罗马人的体罚用具主要包括三种:第一种是伏如拉。老普林尼认为它大致相当于笞杖,主要从大茴香树上截枝而作,轻巧且顺手,但可能有几个令人害怕的结。^⑦奥托认为,它是一束树枝,有的用桦树枝做成,如同19世纪的桦条笞鞭,有的则用南方的一种金雀花的枝条做成。^⑧由于年代久远,伏如拉究竟由何种材质做成已无稽可考,但学者们一致认为它是一种抽打力度比较轻的体罚用具。第二种叫做斯苦体。它是一种比较轻柔的皮鞭,由柔软的皮革做成,坚实而有韧性。马契尔认为“它不是单根的皮带,而是用锡西厄皮的梢部裱订成簇状”,一般用来惩罚严重违纪的学生。^⑨第三种被称为伏斯体,相当于现在的手杖,^⑩也是用来惩罚严重违纪的学生。其中,前两者是学校常用的体罚用具。总之,古罗马的体罚用具不仅原料多样,制作手法各异,而且用度有别。贺拉斯《讽刺诗集》这样写道:“犯什么罪用什么刑罚,得有规则,该用桦条鞭的就不用皮鞭乱打,该用蝎尾鞭打的时候,就不要用细长的鞭子。”^⑪这些体罚用具并非用过即扔,而是置于醒目位置,令学生望而生畏。

另一方面,体罚的部位也是比较考究的。古罗马与多数东方古代国家大体相似,体罚的部位主要集中在手和臀两处。在古罗马人看来,手是人“做”错事、违纪、犯罪的主要部位。同时,手又是“执罚”之手,含有“以手治手”之意。这种体罚方式使用最多,以至于几乎没有学童能够幸免,因此史料对之记载颇多。如奥维德曾这样描述:很小的男孩伸出他们“柔嫩的手”去挨“残忍的抽打”,他们的小手肿胀的厉害,几乎拿不住书本。^⑫玉外纳清楚地记得,甚至在上修辞学校时,当伏如拉从空中落下时,他退缩着并抽回自己的手。^⑬另一处打罚较多的部位则是臀部。古罗马人认为,臀部即使皮开肉绽,也不会伤筋动骨、危及生命,同时又能让受罚之人长时间坐卧不宁、苦不堪言。除了手和臀部之外,古罗马学校中也有抽打脊背的现象。如在庞培发现的湿壁画中有一幅画,就反映了古罗马广场上一所学校的体罚情景:一个全身赤裸,仅在腰间缠有布条的学生正在遭受鞭笞,前面一位同学拉住他的双臂,将他背于肩上,后面一位同学蹲在地上架起他的双脚,形成“马”状,他的老师手挥桦条笞鞭正狠狠地朝裸露的背部打去,挨打的男孩在哭嚎,脸都扭曲了。

二

体罚在古罗马学校初级教育中的盛行,有着复杂的社

会历史因素。其深刻的阶级根源,是来自罗马奴隶主阶级奉行的权力意志为上的残暴阶级本质;社会根源为当时古罗马社会与家庭对体罚的支持与认可;还与教育制度本身的落后等因素密切相关。

首先,古罗马奴隶社会残暴的阶级本质,是体罚盛行的根本原因。在剥削阶级居主导的社会里,学校教育一般都提倡体罚的教育方法。正如博伊德所言:“古代教师体罚学生的权力决不是来自教师的个人因素,而是来源于落后的、剥削的社会制度。在阶级社会里,为了取得成效,实行野蛮的教育方法,依靠不断的鞭答,一切都靠禁令的教育制度,需要不断的惩罚,来达到教育的所谓效果,这是它们共同的特征。”^⑩同时,对社会起决定性作用理想,总是与其教育儿童的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即教育儿童就是为了最终实现这一社会的理想。众所周知,古罗马人以获取权力意志为目标,尚武且性情暴躁。其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虔诚、忠顺、勇敢的公民战士,因此培养儿童的方法必然受权力意志和民族性格的支配,很少会考虑孩子的天性。一般情况下,如果孩子不服从家长或教师的意志,就会受到压制,若是温和的告诫不起作用,继之而来的必然是严厉的,甚至是野蛮的体罚。因此,强制性的体罚理所当然地在初级学校泛滥,并成为惯例。

其次,社会和家庭对学校体罚的支持与认可则是体罚盛行的社会基础。古罗马人深信“没有痛苦的代价,就没有进步”。因此,“没有眼泪的教育”也必然不是好的教育。^⑪塞内加在《辩论集》中曾这样提到一位体罚孩子的祖父,“如果他的孙子淘气或举止不当,没有人会质疑他打孙子的行为。”^⑫奥依库斯的父母甚至认为,学校对孩子的体罚力度不够大,决定把孩子从学校领回家,给老师这样留言:“惩罚他,因为自从他离开父亲,他还没有挨过打,他喜欢被打几下——他的背对于挨打已经习以为常了,每天都有大量的惩罚等着他!”^⑬圣·奥古斯丁在抱怨痛苦的体罚时,他的父母也仅仅是一笑了之。这些事例告诉我们,当时大多数父母早已习惯于接受将体罚作为防止孩子分神、保证学习效率的一种手段。社会和家庭对体罚的认可,使之在古罗马学校中盛行数百年,以至于高举体罚鞭子的教师成为教育的公众形象。

再次,古罗马教育制度自身的落后是体罚盛行的直接原因。很多学者认为,教育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的初级教育没有比罗马更糟糕的了。没有专门的教育场所,通常在广场的廊柱下或十字路口等喧闹嘈杂的场所教学。也没有课程的规定,一般学习读写文字和算术等。古罗马的拉丁文比希腊文更为繁琐难记;数字计算没有十进位,年幼学童学习起来十分困难;《十二铜表法》则篇幅较长、艰涩难懂,但需要学童全文背诵。繁难的学习内容,使不少学生难以完成学习任务。这样,教师手中的鞭子则成为敦促学生加倍努力的便捷途径。古罗马人把希腊的音乐、体操等课程视

为民族堕落之患而严加排斥,这使学校教学内容更为单调枯燥,不利于调节学生的情绪以及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同时,学童每天的学习往往从日出到日落,这使学童倍感疲劳乏味,也使教师疲惫不堪、脾气暴躁。另一方面,古罗马的小学教师往往素质低下。他们一般没有受过专门的职业训练,不具备科学的教育理论和方法。因此,在教学中一般采用填鸭式教学,要求学生机械、呆板地仿效和记忆。以上这些,都使年幼且自律性差的学童感到疲倦、乏味,完不成学习任务以及违反纪律的现象自然不断出现,而体罚是保证教学秩序正常进行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教育制度的落后,还体现在历代政府从没有关注过小学教师的地位问题,而且没有对收费作出合理的规定,如合法性、数额的多少等。这造成古罗马小学教师地位卑微,收费没有法律保障,这也是体罚盛行的重要因素。当时的小学教师往往由被释奴及底层自由民充任,得不到社会应有的尊重。以至于罗马作家吕西安曾辛辣地说:“当地球上的国王沦为乞丐,使其不得不专卖咸鱼或教字母,他像一个烦人的奴隶,经常遭人侮辱和打脑袋。”^⑭俄尔毕利乌斯曾在著作《苦人》中,抱怨孩子家长的轻视和傲慢给教师带来了屈辱。^⑮玉外纳也曾提到教师遭受学生的嘲笑与攻击。不可否认,家长及学生的不恭,可能使一些出身卑微的教师将体罚学生作为一种本能的发泄与报复。另一方面,学生家长经常监督教师的教学及言行,而且还经常借故克扣,甚至拒交微薄的学费。据文献记载,一个叫麦绰体姆的男孩十分懒惰,而他的妈妈却以儿子没学到知识为由,拒绝向学校交费。^⑯马契尔非常同情教师的这种境遇,曾哀叹说,做教师“真是一份苦差事!”而古罗马没有相应的法律和机构保证教师收取学费。为了维持生计,教师们往往被迫采取严厉的方法与手段,以确保学生掌握所学的内容,赢得家长的满意,进而收到学费以维持生计。

三

古罗马的教师虽然试图通过体罚来维持教学秩序,强制学生掌握教学内容,但却是通过制造肉体痛苦、践踏人格尊严而达到控制学生并纠正行为的目的,其后果往往是造成学生滋生厌学情绪,摧残学生的身心健康,严重的甚至导致学生残废。

为了免于这种皮肉之苦,一些学生想方设法逃学。一名叫皮尔西乌斯的学童因讨厌练习“华而不实的演说词”,就往眼睛里滴几滴橄榄油,看起来就象患了眼疾,因而可以请假休息。^⑰体罚的痛苦甚至让不少伟大人物终身难忘。如在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72岁时,有人曾问他是愿意等死,还是愿返回童年。他竟毫不含糊地说:“我宁愿死,也不愿意返回童年接受教师的鞭答!”^⑱这种状况造成学校的教学气氛沉闷,学习效率低下。考古发掘出的一个赤陶上这样刻画了学校的场景:教师笔直地坐在高背椅上,下面是他的学生,木然地抬头望着老师,在他们的膝上放着算盘。有趣的是,

教师的头被画成了大驴的头,而学童们的头则是小驴的头。^②显然,浮雕画者是有感而发,形象地反映了当时教学氛围的沉闷、教师的机械与冷漠、学童的无奈。在这种状况下,学生的学习效率可想而知。

一些有识之士如瓦罗、塞涅卡、昆体良等人也都对之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瓦罗认为:“惩罚造成的害怕、过度的紧张和所有精神困扰,是与完全和真正的学问背道而驰的,只有精神愉悦才是进步的动力。”^③当时最富盛名的修辞学家、教育家昆体良认为:如果经常正面告诫,在课业上严加督促,体罚就没有必要;幼年时使用体罚,一旦长大以后,恐怖失去了作用,就更难以驾驭;体罚造成儿童心情压抑,沮丧和消沉。^④普鲁塔克则在《论儿童教育》中说:“要用鼓励和合理的动机争取儿童学习自由学科,而决不要用鞭答或任何其他侮辱性的惩罚去强迫他们学习。”^⑤更为可贵的是,圣·巴西尔不但意识到“要让孩子学好自由学科,只能用规劝和理性的动机,而决不能通过皮鞭或者任何其他侮辱性的惩罚”,而且还建议“必须根据不同的场合情形,交替使用表扬和批评。前者对他们的善行以激励,后者则对他们恶行以约束。”^⑥可见,当时的有识之士凭粗浅的心理学知识,已经开始重视并关心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心理健康了。但是,这种进步的教育理念在当时是曲高和寡,难以形成潮流,在实际的教学中反响较小。

不过,到了后期古罗马学校还是出现了纪律放松和较为仁慈的“温和式”教育。一些小学教师开始对学生更多地使用竞争和激励的方法;他们会用小蛋糕奖励好学生,而且有时还会把蛋糕做成字母的形状。另一方面,教学方法也日趋改善,如被屋大维聘请为宫廷教师教育其子孙的被释奴隶马尔库斯·维里乌斯·弗拉库斯就以教学方法闻名。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他常常挑选天资相仿的学生展开竞赛活动。不仅为他们命题,而且给优胜者颁奖,奖品通常是某本古书,甚至是装帧华美的珍本。一些班级较多的学校也会按照学生的能力、年龄、性情以及兴趣等因素进行分班。学校里有类似于学生教课的雏形——较大的学生做教师的助手,引导较小的学生如何写字母和音节,以解决教师人手不够的问题。同时,教育用具也有所进步。如出现了作为教材的课本,书写工具为涂蜡板和由各种材料如芦苇杆、铁等做成的尖笔,也出现了较为便宜的纸张用来写字;还出现了黑板,教师可以站在黑板前给学生讲课。教学方法和用具的发展和进步,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加强认知以及体罚的减少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希腊教育还处于以知识为研究对象的阶段,而古罗马已经转向教学技巧和方法的研究阶段。因而,在黑暗时代消失后开始的教育重建时期,西方继承的是罗马而非希腊的教育模式。

在古代罗马初级学校教育中体罚的盛行,是当时社会历史环境的综合产物,一些学者和文人,如昆体良等人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以及如何防止体罚的建议。他们的努

力,对人类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作出了有意义的探索,像一盏黑暗中的海上航灯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注释:

①⑬⑱② Stanley F. Bonner. Education in Ancient Rome: From Elder Cato to the Younger Pliny [M]. Methuen 1977. 143.

② 李雅书、杨共乐:《古代罗马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70 页。

③ T. G. Tucker. Life in Roman World of Nero and St. paul [M]. Macmillan London, 1910. 325 ~ 326.

④ 转引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214 页。

⑤ Martil. Epigrams. II. Book IX. LXVIII. Translated by Walter C. A. Ker.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125.

⑥⑬⑲ 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349 页、349 页、354 页。

⑦⑨ Pliny the elder [Z], Translated by H. Rackham,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79, 33.

⑧⑩⑪ 奥托·基弗:《古罗马风化史》,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6 页、76 页、77 页。

⑫ Ovid, Amores. I. Translated by Grant Showmau,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323.

⑬ 博伊德·金著:《西方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59 页。

⑭ H. J. Marron.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Antiquity [M]. London: 1982. 158.

⑮ The Elder Seneca, Controversiae VII—X Suasoriae, VOL. II, Translated by Winterbottom,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315.

⑯ F. Gladstone Bratton. A History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London. 1967. 253.

⑰ D. H. Leavens, In American Math Monthly, XXXII. 180—184.

⑱ A. H. M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M], Vol 2. Oxford. 1973. 1007.

⑲⑳ Paul Monree. P. H. D, Source Book of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for the Greek and Roman Period [M]. London, 1915. 299. 306.

㉑㉒ 任钟印主编:《昆体良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4 页~15 页、253 页。

姬庆红,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